

钻石人生

〔新加坡〕张露 〔丹麦〕池元莲

The Sparkles of Diamond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钻石人生

〔新加坡〕张露 〔丹麦〕池元莲

The Sparkles of Diamond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钻石人生/(新加坡)张露,(丹)池元莲著. —上海:
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208-07044-8

I. 钻... II. ①张...②池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新加坡—现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新加坡—现代③散文—作品集—丹麦—现代④随笔—作品集—丹麦—现代 IV.

I339.65 I534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4466 号

封面题字 王伯敏

策 划 吴 申

责任编辑 曹怡波

封面设计 张志全

钻 石 人 生

[新加坡]张露 [丹麦]池元莲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5 插页 8 字数 142,000

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,100

ISBN 978-7-208-07044-8/I.424

定价 28.00 元



张露 (Zhang Lu)

新加坡籍著名女企业家，新加坡宝路集团董事长及法人代表，上海市首批外籍永久居民，上海交通大学特约研究员，复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客座教授，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。早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，游历澳大利亚、美国、新加坡二十余年，纵横捭阖于工程、文化、传媒、贸易等多个不同领域，熟谙中西文化，常年保持写作习惯。



池元莲 (Elsa Karlsmark)

海外华文女作家。出生于香港，祖籍广东，现为丹麦公民。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，后获得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史硕士，并曾任该校东亚研究所研究员。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致力写作，著有《两性风暴》、《多元的女性》、《北欧缤纷》等中文作品和《春之影》等英文小说。

张露自序

钻石诞生于一个充满感动与分享，独一无二的时刻，变成了可以触碰的梦想。激情和源源不断的灵感于是成就了心中完美的价值。

泰戈尔说过：鸟儿希望能成为一朵云，云朵希望成为一只鸟；因为，人们总把幸运看作是另类的天赋，我却一直认为自己之所以幸运，是因为从小就怀着一颗自信、真诚、快乐的心，支撑我跳跃过重重困难和艰险，闲庭信步地走到今天。我从来不隐瞒人生的价值观念：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从善如流般地去创造新的姿态，积极而负责地去追求优质品味的生活，使自己在每个年龄段都获得非常快乐和富有魅力的体验。

友人称我为成功女士企业家，同学叫我海归派代表。我却把自然属性和社会角色归纳为最朴实无华的原生态符号，我是一个女儿，一位母亲，一个在澳洲与新加坡走了一圈后又回来的怀有拳拳赤子之心的女子。我快乐地面对生活，笃信健美的体格是传达生命密码的载体；由于出身传媒界，深知每个女性都有潜在的独特之处，激发潜能让生命美丽起来，将对人生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！

常常有人问我，是什么力量冥冥之中扶持着你？让你一路走来，心想事成、意气风发？微微一笑之后，我总反过来问他们：“你爱你的家人

吗？”想到家人，我的心里总漾起甜蜜的情绪。

每个家庭都有一柱栋梁，擎扛着种种重力，这个“做大事的人”往往在家人的眼中最为高雅至尊。在我的家里，我扮演了这个角色。最初，我的父母弟弟都不是很适应，因为要在大庭广众面前称我为“董事长”，而不是昵称小名。但时间是万能的魔术师，渐渐地，他们为我的成就和我的为人而自豪。由此，许多朋友的那个问题，答案也清晰可见了：爱——赋予人使命感；爱——是一切事物的动力；爱——也是让人至高至雅的源泉。

人世间有百媚千娇，但每个女人都可以成为富有自己风格的钻石。风情未必千篇一律，春夏秋冬，各有韵味，万紫千红，各自传神，但万变不离其宗。

修养，是一种与时俱进丰富多彩的变量，社会的进步，人类文化的双翼让个人修养境界日臻高远。从容是一种高贵，自然的流露才是真雅致。内在的美尤其重要，由内而外散发的美才是真正的美。这些几乎是生活哲学的信条，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。

要让生活过得精彩，关键是心态，必须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，要有对美的追求，追求适合自己的风格。我认为衡量成功女性的定义是：有机会尝试做很多不同的事情，其中大多数都取得了一定成功。有言云：百变女人最有魅力！而我认为，百变加矜持等于吸引。不然，怎么会有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佳句？想那琵琶女若大刺刺地掀了帘子开唱，白居易一定倒足胃口！

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，在广电传媒系统工作了几年，积累了很多经验和心得。我需要找一个地方静静地思考，于是来到澳大利亚的墨

尔本,花了两年的时间上课,想想生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充电调整,我又去了新加坡,加入当时新加坡最大的外资企业 PHILIPS 集团,职位在短短四年的工作中连续晋升三级,从最初加入时的工程师成为高级经理。在我个性中,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乐观,喜欢挑战。当时的我放弃了海外极舒适的定居生活回到国内,揣着仅有的 2 万美金打造自己的登陆快艇,成立了第一个以建筑智能化为主业的合资公司。在新加坡科技集团的有力支持下,我结合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智能化尖端技术,积极地在国内众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中进行推广和运用,从 PDS(大楼综合布线)这样一个子系统到建筑智能化总体集成这样一个大概念,我快乐地创业并不断地尝试着。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,我们承接的项目尽管是沧海一粟,但我仍然为我们的智能化项目瞩目神州大地而自豪。虽然经过在美国 Wisconsin University MBA 硕士学位的系统培训后,我的思维方式已经更加理性,但女性独特的感性感知力仍旧给我很多灵感。我不同于一般商人更强调有长远的计划性,同时决不委屈自己的感觉。女人的第六感神经非常强大,或者说是女人对于机遇、商机、灵感的捕捉和运用能力非常优越,而我在此方面则十分突出。

毋庸置疑,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,她(他)对待人生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工作和事业。我崇尚自然的快乐,在个人生活和企业生存中,我不谈压力,却积极营造快乐的工作环境氛围。在满城尽拼红海战术的时候,我选择了避开风头而走蓝海战术的路,在稳固企业原有的智能化主体的同时,开拓了机电工程、建筑节能、新媒体、文化传播等新的领域。我不会将辛苦挂在嘴上,也从未想过要放弃。与其迎难而上,不如快乐地适应时代的转变。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,时间的管理,自我尊严的把

握,是非常重要的一课。我常常提醒我的员工:自尊、自省、自律、自爱;尊重自己,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;爱自己,才能更好地奉献爱!

很多女性朋友,害怕时光的洗涤。可我总觉得,如梭的岁月,赠送给我们很多礼物。小的时候,我喜欢鹅黄的鸡雏,也爱观赏阳光下追逐嬉闹、共享天伦的鸡群,因为它们互相关爱,看上去是那么的善良、温暖、和谐。我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流动和希望的萌发。每一位女性都有一个关于钻石的梦境,或源自祖母讲述的童话故事,或源自儿时一个模糊的背影,这些剔透的钻石引领着她们追随美丽的梦境,只要紧握钻石,总能拨云见日,登陆梦想的彼岸。

记得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,我在南京闹市区上班。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,在下班时车水马龙中,我的自行车碰撞到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,我连忙停下来看他是否被挫伤,就在我的目光锁定他的面容的时候,我看到了一对无辜和委屈的眼睛,那一刻,心田那方平静的绿洲被深深地搅动了!之后,我换了城市,换了工作,换了生活,换了汽车,可是每每想起南京熙熙攘攘的街头,那双委屈的眼睛,陡然会从记忆的人海中浮现出来……也许这是一件在许多人看来不足挂齿的小事,也许那个小男孩已经忘记了这一切,可是,他却让我在今后的人生中时刻提醒自己照顾身边的人的感受,以至于如今只要是在雨天,我从不走在行人身边有积水的地方开快车,也不轻易按喇叭。在后来漫漫的人生中,无论周遭的环境怎么变换,我始终秉持一点——不能伤害无辜的人、尽量照顾别人的感受。

不知不觉,在上海过了几度春秋,每每驱车外滩,驶过美轮美奂的亚洲第一湾,总勾起种种思索、感悟和回忆,现代生活毕竟是这座城市

了不起的引擎。我想,生命是人生最重要的内容,生命的质量也是灿烂人生最重要的因素。要将工作和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,需要精力和体力,需要自信和热情。生活中有许多不如意不可避免,用什么样的心情和态度来对待就显得非常重要。心态不同,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质量。怀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,让自己快乐的心,成为阳光般的照耀,去呵护他人、温暖他人,包括家人、朋友乃至更广阔的社会大众。这种姿态,使我们这座城市,越来越美丽动人。

古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,可见一个知己是多么难得!我越来越笃信,交到一个好朋友,就是开创了一段美好生活,可以完善你的品德,提高你的修养,丰富你的内涵,让自己的人生更具有光彩。这个世界是有心人的世界,而不是有钱人或者有权人的世界。一个优秀的朋友,引领你一起走向心的雅境,精神层面的学习和训练,是一生不可中断的追求。我和池元莲相遇于偶然,相谈于一次文学交流会。欣赏倾慕之下,萌生了共同合写这本书的念头。

精致的女子缘于精致的心情!我把精致的心情融在女人的指尖文化上。指尖文化是高雅的女人们非常推崇和热爱的,我一直这样理解着:每个女人都有时尚的衣着、美丽的发型、精致的首饰……但这些不是我们自己能时时刻刻看在眼里、想在心头。而指尖,恰恰浓缩了所有外表的装饰,它不仅是时髦的指征,也是一个节气的表现,更是每个女人心境的再现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,让人怦然心动,带来雅致心情!

我经常更新着我的指尖文化,紧紧伴随着时尚的气息。

去年圣诞,很多朋友见到我都不免惊呼:“张露!你的指甲也过圣诞!”我把对圣诞的喜爱倾注在每个指尖,更为指尖赋予生命。一个个

晶莹剔透的水晶甲，指跟的深蓝沉淀着一年的思考，指尖的银色期盼着新一轮的美好，加上一棵棵银装素裹的圣诞树、两两片跳跃的雪花，似乎这个圣诞节只为我而狂欢。我时常会仔细观察我的指尖，在这里，环境、使命、前景，会呼唤着你。整洁雅致的手指会带给我们美好的心情。在这里，我能感受到我的心自然、快乐、和谐地跳动着。

带着这样的心情，我开始写起这本有关女人快乐、幸福和钻石的书……

池元莲比我大几岁，可谓是一个典雅宽厚的大姐，在写此书时，处处呵护我，我选写了“秋的对话”那一章，又自信地写每一章的卷首开篇语，她都笑着点头，还赞许地说：你落笔成章了，不必改了。我感到欣慰和幸运，大千世界，见面是缘；几十亿人，合作是福。愿元莲吾友永远保持一份年轻心情，为广大读者炮制更加精美的文学饕餮大餐！

池元莲自序

这个自序并不是我的自传，也不是我的回忆录；它类似一种自我分析。

曾经有人认为我洋化，但我不是洋化，我只是对西洋文化适应得非常的好；其实，我对中华文化的知识比普通人的还要深厚。有人见我爱打扮、爱唱、爱跳、爱开玩笑，便认为我一定是读书不精，做事不当；都错了，我从中学、大学到研究院一向都是高材生。踏出校门后，我一生不断进修，充实自己，每天必看书，各式各样的书都看。

今天，我坐在我丹麦的家的窗户旁，用分析的眼光回顾我的过去，并自问：我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我？我找到的解释是：我从小到现在，对人生一向看得认真，活得认真、玩得认真、做学问认真、做事认真、待人接物认真。

回头看回去，我的确过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生，一生有如活了数生。跟着，我又自问：我是不是一生都快乐？诚实的回答是：不是的，我并不是一生只知快乐味；但是，我可以说，我人生的快乐时刻远比不快乐的多；而且那些快乐的时刻都凝聚成琥珀般的宝石。琥珀是从海底冲到陆地上的宝石，金色透明，每颗里面藏着不同形状的植物、昆虫的

化石。同样的，我的人生快乐时刻都成了琥珀颗粒里面的化石；一颗又一颗的琥珀形成一串光彩多姿的记忆项链，见了便叫我精神一振。至于那些不愉快的经历，都被埋在记忆的深层泥土下，仿佛不再属于我了。

当然，好的和坏的人生经验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影响。但就我自己来说，对我一生的自我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的，是那些积极、快乐的人生经历，其重要性远比负面的为大。所以，在自序里我集中谈这些积极的经历。

首先要提的，是我的特殊家庭背景，那是我个人历史的发源点。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开明的家庭，从我的祖父开始就是这样。

我的祖父池耀廷医生是属于中国最早接受西方医学教育的一辈，与国父孙中山先生是广州博济西医学堂的先后同学。祖父毕业后，行医济世，逢灾必赈灾。他废除日常生活中的繁文缛节的仪式，一切从简；他排除所有的传统迷信，每遇到街上有穷人生病，他必搬回诊所救治。鉴于当时的社会疾病蔓延，药物匮乏，他首创用中西药物合并的方法自行制药，其中以他的发冷丸救人最多。清朝末年，东北在日俄战争后发生大鼠疫，是最可怕的黑死病，由北而南蔓延，死人无数。当时的清廷已到风烛残年，置之不理，等到疫病迫近京城才急电广东，征召西医到东北治鼠疫。为了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，祖父毅然应征，放下自己的家庭与事业，与当年一齐应征的九名广东西医北上沈阳、哈尔滨等地，担负扑灭大鼠疫的重任，终于功成，平安返家。

抗日战争时，日军南下，大量难民涌入广州。祖父当时已年近 70，他不逃难，留在广州开设难民营，由他自己担当驻营医生，再次冒着生

命危险替同胞服务。

祖父活到 91 岁，在香港逝世。我自己最后一次见我的祖父是大约 10 岁的那一年。祖父为人谦虚，向来不提他自己过去的功业，上面所提的事情都是从我父亲的口里听来的。

我的父亲池正医生是先留学德国，后从奥国维也纳大学取得医学博士。他也是一个极端反对迷信、不重世俗、不重男轻女的时代先进人士。在我 7 岁那年，父亲便教我唱我人生的第一首歌，是一首轻松的、很容易上口的德国民歌；在我 8 岁那年，父亲教我念第一首中文诗，是《荆轲刺秦皇》五言诗。到了今天，那首儿时所学的德文歌，那首儿时背诵的中文诗仍然可不假思索地从我的嘴巴里滚滚流出来。当我们尚是小孩子的时候，父亲便常常带我们姐弟四人上西餐馆吃西餐。在家里我们从小便习惯了喝咖啡、饮牛奶、吃干酪的饮食方式。父亲又是香港德、奥、瑞同学会的会长，每次在大饭店或邮船上开同学会，德、奥、瑞的外交官必出席，我总是陪着父亲赴会。

所以，当我 20 出头，第一次到德国慕尼黑念书的时候，我对西洋文化已不是一个陌生者。而且，我认为最幸运的是，我在出国前所接受的教育是很严格的中文教育，打下了我对中国历史与文字的坚厚根基。今天回想起来，这对我有莫大的帮助；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字有了健全的认识和信心，在外国社会生活会有自然而然的民族自尊心，能够抬起头来做人，一切也就会顺利。

在德国念书的三年里，充满乐趣与奇遇。仅提我最难忘的一些。

我所拿的德国政府奖学金待遇十分优厚。每个月都有一星期或十

天的旅行学习,让我有机会游遍德国及奥地利的大城镇,文化重地。学校每星期都买票子,让我们到歌剧院听歌剧。我不但学会了欣赏古典音乐,而且爱上了德国民族所独有的欢愉洋溢的民歌。有多少个晚上,我坐在充满情调、有民族乐队奏乐的地方,与其他的宾客挽着手臂,身体随着音乐拍子,来回向左摆、往右摇地唱个开心迷醉。到了今天,我仍然迷醉这种特别的唱歌娱乐。

在德国学习的后期要实地实习,学校派我去教一班从罗马梵蒂冈来进修德文的神父。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人,国籍不同,不久便将到世界各地出任枢机主教的职位。他们对我这个年纪轻轻、没有经验的外国实习老师的帮助和宽容教我一生难忘。学期结束后,我们在市政厅大堂与该城的名流开国际晚会,我的13位神父学生邀请我与他们一起表演歌唱,做他们的唯一女声。然后,我代表中国学生表演中国歌,独唱《万里长城》和《踏雪寻梅》,一位华人神父(几十年后还记得他是姓陈的)替我做钢琴伴奏,我竟然被人错以为是个职业歌手!在此提这些事情,因为它们把我锻炼成一个出什么大场面都能镇定、不怯场的人。

在德国念完了书,我便跟朋友开车子往西游欧洲,一直到西班牙,在那里跟当地的西班牙人在舞台上跳弗那曼柯舞蹈,学会了看斗牛的规则。返回德国,我便一个人到意大利坐邮船回香港,那时在香港已经有一份职业等着我:做德国政府电视台的远东助手。我放弃了另外好几个让我能够留在德国的机会,选择回香港,原由是,只有离开德国我才能摆脱掉我两年来的德国男朋友。他给我上了人生一课:怎样选择男人;日后凡是有点与他相似的男人,我都不要。

当年从意大利到香港的邮船，经埃及、印度洋到远东，是足足一个月的航程，船上的情调万分罗曼蒂克，我又有许多的有趣奇遇。但对我的将来最有影响的是，我在邮船上遇到我日后的丹麦先生；他的性格最令我欣赏。可是，当年我没有结婚的念头，我们分手后一直保持通信，很多年后才结婚。

在德国电视台做事的两年所得到的收获是，我的德文变得很好，因为我的上司均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德国第一流驻外记者，德文写得简洁漂亮，精于分析时务；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；我们当年所拍的介绍香港的纪录片还获得了德国的最佳电视奖。但是，这个工作虽然有趣，但没能给予我精神上的满足感，于是我再到美国去念研究院。

我选择的大学是当年被认定为美国十家最佳大学的第一名学府——加州大学的柏克莱分校。（加州大学有数个分校，享有最佳荣誉的只是柏克莱分校），该校当年收学生全然以成绩为标准，每一百名申请者中只有名列前茅的六名被录取。我不但被录取，而且是以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。我觉得非常的荣幸，能够在那个时代成为柏克莱校园的一分子。

回看起来，在柏克莱度过的四年是我人生里最快乐的时光。开头的两年是做学生，后来的两年在国际研究学院当东亚研究员。日后，我的事业、经济状况、物质享受都远胜过那四年，但再没有达到那难以言喻的快乐顶峰。客观分析一下，主要因素是，那时我在精神和人事这两方面达到平衡完美的状态。

那时的柏克莱是世界知识精英的集中地，活在那里仿如沐浴在智慧、朝气和活力的温泉里，使人的精神飞扬，肉体仿佛腾空而飞。如果

你曾经做梦，梦见自己在天空中飞翔，飘过山谷，越过平原，你便能了解这种超物质的精神快乐。当年，校园里的研究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粹。我所交的朋友——男的和女的——均是脑子最聪明、才华横溢、视野广阔的人士。更难得的是，我们的友谊关系纯洁万分，没有事业野心、权力争斗、财富争夺、社会地位的炫耀等的牵连。到了今天，几十年以后，我跟好几位当年在柏克莱认识的德国朋友仍有联系，他们都是成功的教授、律师、法官。可是，当我们见面时，皆一致认为我们在柏克莱那段学生生涯是最快乐的时光。

我离开美国，来到北欧的丹麦结婚和定居。在表面上看来，是把过去完全切割掉，来一个重新的开始。但从今天的角度回顾，却是一脉相承。美国那段教育给了我一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，让我从此懂得如何独立寻找知识，迎接各种新的挑战；那段教育也好像替我开凿了河渠，在冥冥中导致我今天的华文写作。那时，丹麦的华人极少，我可算是到此地居留的第一个华人女子，所以到处引人注意，被媒体访问。我也很快注意到，当年的北欧人对中国所知极少，于是我开始用英文写分析中国文化、历史、社会的文章，甚得报纸读者的欢迎，报纸还替我出书，这让我开始了我的英文写作。

当我学会了丹麦文之后，便开始在丹麦外交部做三语的翻译。丹麦人在国际性的政治会议、外交宴会、贸易商谈、学术讨论等场合均喜欢直接采用英语进行。在这种场合做当场口译的成功秘诀有二：一是能够直接在脑子里用英文思想，不但把意思立时表达清楚，而且还要懂得能把现场的气氛和情绪弄得和谐；二是有扎实广泛的知识背景，懂得事前做好准备，当场随机应变。对我来说，这种工作是一种享受，得到

许多难忘的经历。在司法方面的工作则大部分用丹麦文做，我往往跟随一个案子的整个发展过程，从警察审察到法庭开庭都参与其事，扮演中间人的角色；这种工作的人事问题比较复杂，但案情越严重越有趣。

我是到了中年才从英文写作返回华文写作的园地。我自问为何这样做？

今天分析起来才恍然大悟，我的从事华文写作是服从我潜意识里发出来的声音：我必须与我的中华文化的根茎保持坚韧的连结。在丹麦生活的三十多年来，我是完全活在西方文化的世界里，在思想、意识和生活习惯各方面均适应周全，从来不懂乡愁为何物。今天醒悟，我个人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文化的泥土上开花结果，其滋养的能源一向来自中华文化的根。我不可以让这些根茎衰萎。

我今后的华文写作，无论写什么题材，都是坚强根茎的努力。

我是在 2006 年的 9 月在扬州与张露女士相遇认识的。是时，我开完海外华文女作家在上海举行的第九届年会，被邀请到扬州作两天一夜的小游。在从上海到扬州的旅途中，张露女士走到旅游公共汽车的前头，站在那里作自我介绍。我看到她的形象，立刻觉得她实在是女中之杰。我在欧洲生活了数十年，在欧美走了好多地方，很少看到有像她这样仪容、身材、风度、姿态都优美超群的中国女子，假如她走在任何欧洲城市的大街上，路人都会投她欣赏的一眼。后来，我又得悉她是一位能干成功的事业女性，我更是由衷地佩服她。当时，我在心目中便认为她是一位光芒四射的钻石女人。

我与张露女士相处、交谈的时间一点也不长，但两人一见如故，一